

布爾喬亞小史

微 甦

我們現在看到的巴黎，大體上保留了十九世紀都市更新後的基本風貌，而十九世紀的巴黎，無疑是布爾喬亞文明的頂峰。法國人（尤其以巴黎人為最）留給外國人的印象，無非高傲、冷漠，同時又衣著體面、舉止優雅，這些都是布爾喬亞時代所留下的文明遺產。

法國人在使用「布爾喬亞」一詞時，含義可以南轅北轍，有時是讚美有時是嘲諷，有時褒有時貶。說一個人「有錢」是布爾喬亞，說一個人俗嗆也可以是布爾喬亞。「布爾喬亞」總是跟「錢」脫不了干係，而「講錢」則是法國人最鄙視之事。

布爾喬亞與地理的巴黎

左岸的巴黎向來以氣質取勝，高等學府林立，索邦大學，高等師範學院（ENS），高等政治學院（Science Po），國家行政學院（ENA），一隅之地融匯了無數優秀的心靈。「河左岸」意謂著知識份子，新浪潮，以及可以在裡面談論哲學的咖啡館。現今的左岸雖然承受了過度的商業侵擾而變得十分布爾喬亞，唯跟「有錢人」所偏愛的十六區相比，六、七區仍舊是人文氣息四溢，階梯、石板路皆有哲人踏過，俯拾佇足，處處可見斑斑歷史痕跡；而十六區的新興布爾喬亞則有點「暴發戶」（parvenu）的味道。



圖一：十八世紀的貴族沙龍

瑪黑區（Marais）被視為「波波族」的發源地。所謂「波波族」（bobo）指的是「布爾喬亞」+「波西米亞」，也就是這個地區的居民不止生活富裕，注重生活品質（布爾喬亞），還特講究品味，講究獨一無二的個人氣質（波西米亞）。那些以往貴族的深宅大院，現在是時尚男女在進進出出。這些人不能只會穿Prada；把一身掛滿名牌的事太簡單了，只要有錢誰都會做；擁

有藝術家的品味和鑑賞力，才是「波波族」相互辨識的密碼。

布爾喬亞與歷史淵源

「布爾喬亞」所指涉的社會階級，隨著歷史演進而有不同對象。中世紀的「布爾喬亞」是指住在「城鎮」（bourg）裡的人；十六、十七世紀舊王朝時代，布爾喬亞是一群非貴族、非教士的「第三階級」（le tiers état），但不等同於廣大土地上的農業人口，而是指擁有私有財產，不靠勞力賺錢，受過教育且有一定社會影響力的部分都市族群。大革命之後的布爾喬亞，是名符其實的資產階級，化身為統治階級的布爾喬亞，在馬克思眼中，成了邪惡貪婪的代名詞。

中世紀的歐洲封建社會，通過層層分封，由教會和各級封建領主掌握了土地，建立起自給自足的莊園。一般平民依附在領主之下，沒有人身自由，不能任意遷徙，以農作與勞役換取封建貴族的「保護」。

封建莊園的封閉性，正對照出城市的開放性和流動性。「城市」在羅馬時代即已有之，羅馬人的城市又遺承自希臘人「城邦」的觀念。蠻族入侵羅馬帝國，城市被嚴重破壞，歐洲土地又經過集中化、封建化而有了貴族與平民的差別。一千年漫長的中世紀，到了後期，社會結構和經濟活動已經產生了質變，尤其是貨幣的使用助長了商業活動的發展，商業的發展則讓封建土地上再次出現了城市。這些新興城市裡的居民從事手工業和商業，並組織行會以保護自身利益。城市原本還依附著貴族領地，國王為了壓制封建貴族，往往拉攏市民，幫助他們爭取自治權，免除封建領主的苛捐雜稅。這就是最早的布爾喬亞

（bourgeois），意指住在城市（bourg）裡的人，也就是不依附封建領主，不受其管轄和保護的「自由人」。

舊王朝時代（Ancien Régime），整個時代精神和文明的演進趨勢是不斷朝著「自由、平等」的啟蒙方向在前進著。跟著這個時代步伐，布爾喬亞階級日益茁壯發達，貴族階級卻註定走向衰落瓦解。

路易十四即位之初，曾發生「投石黨事件」（la Fronde）。代表貴族勢力的最高法院（parlement）企圖縮小王權，趁王室交替、政權不穩之際發起暴動，控制了國家，國王避難至西郊。投石黨最後因為貴族內鬩而分崩離析，然而年輕的國王卻從中學到教訓：貴族的力量必須削弱，王權的基礎才能真正穩固。路易謹記在心，回師後，一步步將貴族的資源移除，先取消最高法院的部分權利，停止召開三級會議，再加強中央對賦稅的控制權。為了徹底拔除貴族的地緣基礎，路易十四在巴黎近郊興建凡爾賽宮，將各地貴族收編到宮中。「封建貴族」變成了「宮廷貴族」，功能也大大轉變了。

失去采邑的貴族，如今只能依附在國王身邊，尋求宮廷的恩寵和受祿。國家政務其實操縱在少數布爾喬亞文官手中，凡爾賽宮裡的貴族，並沒有實質的政事可供干涉，除了負責宮廷內儀，例如與國王進餐、打獵，或觀看國王起居和就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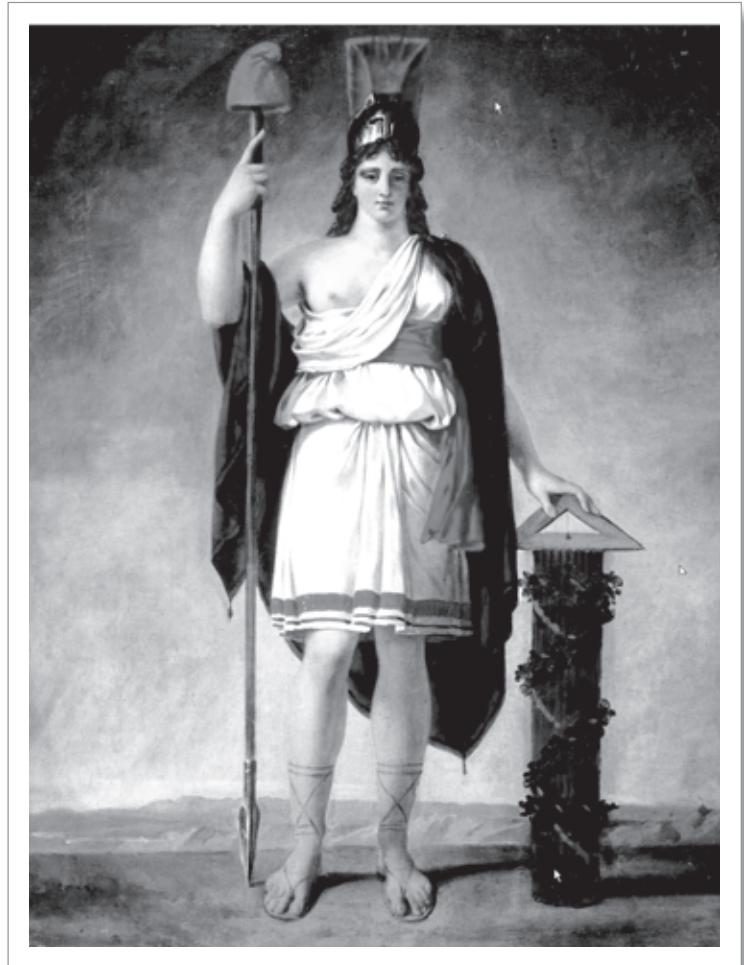
王室和貴族的利益原本就互相衝突。不管是十六世紀下半的宗教戰爭，或是路易十四即位時發生的投石黨之亂，都是王室和貴族勢力的較勁。貴族實力強大時，國家即陷入動蕩紛爭，一般百姓和廣大土地的農民都深刻體會到這一點，因此都期待一個強大的王室，贊成中央集權；王室的形象，也凝聚了群體的認同感。

十九世紀與革命

十九世紀是布爾喬亞階級最意興風發的時代。1789年的大革命，布爾喬亞以「自由、平等、博愛」之名，推翻了貴族階級的統治。然布爾喬亞上台，卻沒有解決社會階級不平等的問題，反而讓貧富差距日益懸殊，社會階級的矛盾也更加尖銳。1848年，布爾喬亞通過選舉而大舉排擠了工人階級，造成十五萬巴黎工人走上街頭抗議。排山倒海的工人憾動了整個歐洲，引發了連鎖反應，歐洲掀起一片革命聲浪。新政府調動軍隊鎮壓市威群眾，隨後又解散國家工廠，將年輕工人調入軍中服役。被逼入絕境的工人，在巴黎築起街壘，與政府政府展開激戰。政府布署重兵，向工人階級開炮，三天的戰爭中，四千名工人喪生，兩萬七千人被逮捕，一萬多人事後被送往阿爾及利亞，「六月起義」在血腥鎮壓下悲慘告終。

巴特不無諷諷寫道，1848年的社會革命，「讓法國社會在短短幾天裡多了一個階級」，這個新的階級叫作無產階級。

權力的新鮮感，社會地位的優越感，財富的滿足感，布爾喬亞作為統制階級，權力取得還沒有很久，對付無產階級的方式，卻比當初貴族對待布爾喬亞還要粗暴。1870年鎮壓巴黎工社時，政府軍開槍射殺了兩萬五千人。當年大革命的口號「自由、平等、博愛」早已悄悄被棄置一旁了。



圖二：最早的共和女神，Antoine-Jean Gros作於1794年。女神身著羅馬袍，頭戴雅典娜盔，代表法國傳承自羅馬共和與雅典城邦的精神；矛上的紅色扁帽，為當時革命份子所戴，象徵自由；左手的三角代表平等；束薪（團結）代表博愛。

老貴族與新貴族

「老貴族」是舊王朝時代即存在的貴族，他們身上流著「藍色的血液」，緣著系譜上推，總會和聖路易、查里曼大帝接上頭。「新貴族」則是大革命後，拿破崙所新封給功臣的頭銜，和老貴族全無一點淵源。《追憶似水年華》裡，作者所化身的敘述者曾提到在某場晚宴裡，他如何一眼就分辨出「舊貴族」和「帝國新貴族」之間的差異。「舊貴族至少有一個世紀不行使真正的

權力了，」他們眼裡自然沒有平民，既「不願對他們熱情，免得他們得意，也不願和他們不拘禮節，免得他們感到光榮」。出身舊貴族的聖盧（Robert de Saint-Loup），「血液裡溶進了舊貴族的缺點」，如果有人給他介紹一個平民，「他甚至沒有聽說過他的姓名，也會親切地同他握手，和他聊天（翹著二郎腿，雙腿頻頻交替，頭向後仰著，手握著腳，一副落拓不羈、不拘小節的姿態）」。相反，「新貴族的各種爵位現在仍然沒有失去意義，爵位的繼承人仍然原封不動地享受著他們父輩因功受封的巨大財產，」這世襲的財產使人想起他們所居的高位，所享有的特權和優越感，新貴族「把他們的門第看作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特權，即使在思想上沒有明確的意識，但至少身體上通過他的舉止和儀表也有明顯的流露。」「聖盧對平民可能會拍拍他們的肩膀，挽起他們的胳膊，而鮑羅季諾親王卻會親切而不失身份地同他們交談，語氣既和藹可親又帶有一種裝腔作勢的高傲」。新貴族的「和藹可親」隱藏著布爾喬亞的虛榮，新貴族是披著黑斗篷、配帶貴族勳徽的布爾喬亞。

「布爾喬亞」與藝術品味

布爾喬亞階級推翻了貴族階級，取消了貴族一切特權。然而，貴族的光環仍然令布爾喬亞念念不忘。事實上，布爾喬亞很快便把貴族階級過去的排場與身段學起來。唯橘逾淮只能為枳，布爾喬亞後天習來（*aquiert*），畢竟跟貴族天生擁有（*né*）不同。這個差別讓布爾喬亞感到焦慮，有時，財富的炫耀就是他們所剩下的唯一手段。金光閃爍的巴黎歌劇院，「拿破崙三世風格」，是最能夠代表布爾喬亞藝術品味的建築。

巴特曾將某些藝術表現手法諷稱為「布爾喬亞的藝術品味」。比方說，聲樂家演唱藝術歌曲時，遇到歌詞「悲哀！」則故意把音拖長，或唱得特別沉重，用彈性速度（*rubato*）來強調哀傷之情。又譬如演員在詮釋一個古典主義悲劇人物時，唸白部分刻意強調某些字句，舖張人物的心理情感，讓原本的神話人物顯得較「合情合理」，較有血有肉，較和「我們」接近。

悲劇原本就不是關於市井小民的故事，加上悲劇語言以韻詩為主，韻詩雖然具有音樂性，卻不是淺顯易懂的。原本古樸婉轉的語言，經過演員以「自己理解」的方式，把遙遠的神話人物解碼成一個不倫之戀的鄰家婦女，變成社會新聞裡的角色。悲劇被簡化，世俗化，觀眾的耳朵是變輕鬆了，然而作品豐富的意義和詩行原本的音樂性，都已蕩然無存。演員把觀眾當成沒有消化能力的小寶寶，先自己把食物咀嚼過一遍再餵給觀眾，這樣的食物還有滋味嗎？

布爾喬亞喜歡去「感覺」藝術，要不就把藝術作品「同理心化」，要不就把藝術作品投射為不朽的創造。藝術變成「體驗」的美學，藝術的代價，也在體驗過程中被消費殆盡。

布爾喬亞姿態：snobisme

Snob在華語世界裡不容易找到一個對應的字眼，因為中國歷史裡沒有出現過產生這個字眼的社會條件。中國歷史每當改朝換代，社會都經過大規模翻動，不像歐洲，貴族階級根深蒂固，階級論述發達。在許多人眼中，貴族的頭銜帶有靈光，貴族的血統高不可攀，貴族家譜都追溯到神話時代，貴族的故事都發生在歷史與神話還不能分別的年代。貴族的魅力難擋，於是當布爾喬亞

開始有機會與貴族接近時，snob這個字就誕生了。

翻開字典，snob是指一個人愛講究派頭、勢利眼、自視為最高、目中無人。一個人從（實際上或自以為是的）優越角度來看待別人就是snob。

然而十九世紀snob的意思正好相反，是指一個身份地位較低賤的人缺乏教養、膚淺浮誇、喜歡諂媚上者。

這兩種看似相反的嘴臉，其實是一體的兩面。喜歡攀親附貴的人，通常也會為自己卑屈的地位感覺自卑；喜歡擺弄高姿態的人，在遇到位階更高者時，態度往往變得更諂媚。

「snob輕視鄰人，snob忘記舊朋友，snob無齒攀附位階較高的人，snob因身無分文感覺丟臉，snob從事賤業不願告人，snob吹噓家世系譜，或因自己的財富而揚揚得意。」（W.M. Thackeray）

比方說，許多人為了擁有一個Vuitton包包，得好幾個月縮衣節食才能存夠錢。對於「需要存好幾個月錢」才能買一個LV包的人來說，LV包其實不符合他的身份；然而為了提高自己的身價，許多人還是咬緊牙關買了，只是在挑選時，會選擇有明顯logo圖樣的包包。這種「讓人家知道自己拿的是LV包」的心態，就是典型的snob想法。然而，意圖一被人看破，不免就讓自己變得可笑了。

Snob令人討厭，普魯斯特卻把snobisme發展成一部大河小說，把箇中奧妙剖析到令人匪夷所思、提昇到無與倫比的藝術層次的奇才。批評家班雅民寫道，「普魯斯特對附風會雅作風（snob）的分析，比他對藝術神聖的頌揚重要許多」。《追憶逝水年華》裡面描寫小提琴的小樂句，形容波底切里畫筆下的女人形象，或拉辛的詩行，或拉貝瑪表演的神情，都令人讚嘆不已。



圖三：法國郵政於1966年所發行的普魯斯特郵票，背景為貢布雷。

這些分析，同時又跟小說裡作者對於遙遠而神密的貴族階級的憧憬密不可分。普魯斯特在小說中用自己的名字當作敘事，把自己寫成一個攀附貴族的諂媚者。這個自覺的（書寫）動作，反而改變了諂媚原本的性質：「親愛的夫人，我剛想起來我的手杖忘在您家中，我希望您可以把它交給送這短籤來的信差。後記：請您見諒，我剛找到它了。」有如昆蟲停息在一片葉子或一朵花上，不露痕跡，直到一個跳躍、一個振翅，觀察者才意識到記憶中兩個世界的重疊。

《追憶似水年華》裡重要的角色——蓋爾芒特家族，「猶如一座經歷了漫長歲月、飾有花葉的古老蒼黃的塔樓，高高地矗立在這塊土地上。在這一家族興起的時候，法蘭西巴黎聖母院和夏爾特爾聖母院的上空還一無所有」。貴族和布爾喬亞、和你我的差別，只有在他們名字上多了那小小的「的」（de）。實則如果沒有在記憶中重現、聽見相同的名字，卻發現曾經引起的一連串夢幻已經不相同時，即使是那一點名字裡的差異，也不值得普魯斯特花費這麼多力氣去寫就一部小說吧。

（本文作者為巴黎第七大學東方語言學系博士候選人）